

· 独 幕 話 剧 ·

原来是这样人

黄光武 傅韻秋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人 物：張樹人——二十四歲，某俄語學院學生。

張 光——二十歲，同班學生，青年團員，班牆報委員。

班 長——女，二十三歲，青年團員。

小 英——女，十九歲，青年團員，同班學生，生活委員。

李一梅——二十歲，某師範學院學生，張樹人的女朋友。

衛生檢查員一人。

醫生一人。

時 間：“五一”節前一天午後。

地 點：俄語學院“三五—”號男生宿舍。

布 景：一間普通學生宿舍，左面有一道門通向走廊。靠門衣帽架上挂着兩件雨衣。正面是一排玻璃窗，室中有一張寫字桌，桌上放置暖水瓶、茶杯、鏡子和一盆花。桌子右邊是張樹人的床，左邊是張光的床。靠右側有一書架，牆壁上貼着兩張宣傳畫。

幕 啓：張樹人戴着一付近視眼鏡，坐在桌旁，正忙着給李一梅寫信。他一面翻書，一面往信上抄。桌上、床上橫七豎八地擺滿了書。窗外，水桶叮噐聲、說話聲和“歌唱祖國”的歌聲不時隨風傳來。顯然，同學們在為迎接“五一”節做着各種准备工作。

張樹人：（停筆站起，拿着寫好的信大聲朗誦了起來）……一梅，請你相信我，我對你的友誼是真摯的。請你相信這種友誼是出自

我內心的深处，沒有半点虛假，來自集体事業，絲毫沒有个人欲望。这种友誼的基礎是建立在偉大的共產主义思想之上。它將使我們未來的生活变得更美好、更幸福……

……一梅，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，你就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你的心灵象火一样的熱，玉一樣的純潔，你的声音是多麼好聽，象葡萄酒一樣地醉人…… 我們的生活象波濤一樣地奔騰，幸福在等待着我們，在這青春的年華里，我們不要空度時光，要努力學習，努力工作，熱愛勞動，熱愛集体，在社会主义勞動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。

……一梅，明天我們將要痛飲，世界上的甘露；把世界傾倒過來，象傾倒……（由于过于興奮，一不小心將桌上的書碰掉地上。）

（張光突然上場，手里拿着一幅布做的牆報、舊紙、筆、墨水、漿糊等東西。）

張 光：什麼倒了？（把牆報放在自己床上。）

張樹人：我以為是誰呢，原來是我們的大主筆呀！（拾起書）你在教室里搞得好好的，干嘛又回來呢？（坐下寫信封。）

張 光：可不是嗎，眼看都快弄好了，同學們進來收拾教室，我這攤子在那兒一擺，妨碍別人干活，沒辦法，只好拿回來搞。（說話時將筆、墨、紙張等東西放在桌上，然後在張樹人對面坐下，抄寫牆報稿。）

（張樹人寫好了信，站起來伸了個懶腰。）

張 光：（拿起兩篇抄好的文章）請你幫我把這首詩貼到牆報上，等着挂出去呢。

張樹人：你沒看見我正忙！

張 光：（好奇地）你忙什麼？

張樹人：寫賀信。（拿起信在張光眼前晃了晃。）

張 光：（高興地放下筆）給苏联專家寫的吗？

張樹人：不，是給她寫的。

張光：她，她是誰呀？

張樹人：她就是她唄！

張光：說明白點，到底是誰？

張樹人：她就是師範學院的。

張光：（緊接）李一梅。

張樹人：（得意洋洋地）“甫拉維利納”（注）。

張光：（不感興趣地）你前天給她寫過信，怎麼今天又寫呢？
有多少話要講。（拿起筆繼續寫自己的事。）

張樹人：（把信裝進信封）這就不用你管了。（拿起牆報稿看了看）“迎接紅五月”，（向張光）這首詩是誰寫的？

張光：小英寫的。

張樹人：噢！小英也寫起詩來了。（丟下牆報稿，質問張光）誰選的稿？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登了出去，不是成心給我們班丟臉嗎！

張光：（不好意思地站起來）稿是我選的。不過小英這篇詩我看了好幾遍，我覺得還不壞。

張樹人：哦……原來是你選的，那好，就貼上吧。

張光：（懇切地）樹人，你看那兒有不合適的，給改改。我希望你今後在這方面多幫助我。我知道我的語文水平很低，總想抓緊時間好好學習學習，可是，時間太少了……

張樹人：（打斷張光話頭）的確，干翻譯嘛，語文水平低是不行的。
（稍停）你要是想提高語文水平最好是象我一樣多看些外國古典文學，把眼光放大點，收效大。

張光：（一面寫，一面天真地說）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

（注）俄語，對的意思。

張樹人：你不明白？（自豪地）这也难怪，你讀的書太少了。我劝你最好是看看德國、英國和法國的古典文学，譬如歌德、雪萊、拜倫、巴尔扎克的作品。当然还有許多别的作家的作品，譬如海涅、莎士比亞……

張光：（不耐煩地）得了，少說兩句吧，我寫錯了字啦。

張樹人：哦！（滔滔不絕地）歌德寫的“少年維特之煩惱”你看过沒有？那本書的确寫得太好啦！其中有一首詩是这样的：（富有詩意地）

青年男子誰个不善鍾情？

妙齡女人誰个不善怀春？

总之，这里面的奧妙只可意会不可言傳。

張光：看外國作家的作品当然好，可是，我問你，你為什麼不談談中國作家的作品呢？

張樹人：你要知道，中國干脆就沒有几个象样的作家，当然也就沒有什麼出色的作品。

張光：依你這麼一說，魯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曹禹都不行囉！

張樹人：（巧辯地）你真是狗咬呂洞賓，不識真假人。固然中國有些作家的作品還不坏，不过要和外國作家的作品相比，那真差勁。（按了下眼鏡）就拿中國一些作家來談吧，他們寫了不少东西，并且許多國家都翻譯過了，可是在我看來，他們的作品也有某些地方不能令人滿意。

張光：算了吧，你要是不懂就別乱批評。（站起來，把稿子拿到床前往牆報上貼。）

張樹人：（不服地）不懂！就拿中國第一流作家魯迅所寫的“阿Q正傳”來說吧，這是一篇鼎鼎有名的傑作，可是在我看來，其中阿Q向吳媽求愛的那個情節，就寫得不能令人滿意。

張光：（正色）樹人，你还是考慮考慮再說吧！

張樹人：嗨！你是不是想压制批評？告訴你，在這個問題上你是沒有压制批評的資格。（見張光不理，繼續說下去）關於這個情節，在“阿Q正傳”里是這樣寫的：（手舞足蹈地）“我和你睏覺，我和你睏覺！”阿Q忽然搶上去對吳媽跪下了。象這些地方就寫得不生動，干巴巴地，有些“概念化”。要是讓外國作家來寫“阿Q正傳”一定是這樣的：（接了下水鏡，富有詩意地）阿Q應該先措好詞，不能粗魯，然後走向吳媽，（向張光走去）眼睛里飽含着乞求的淚水，向吳媽跪下一條腿，（跪下）然後伸出手來（張光避開）拉住吳媽說：“請你……看在上……帝的面子，接受我的……愛吧。”

（班長突然走上，好險踏著張樹人。）

班 長：（惊奇地）樹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
張 光：班長，外國的阿Q正向吳媽求婚呢！

張樹人：（應付應變）班長，你別听他瞎說，我……我是在找東西呢。（順手掀起張光床上的床單，取出一個排球，站起來，拍了拍）我是想上外面玩排球去！

班 長：嚇，你真有工夫！眼看明天就是“五一”節，大家都忙着掃除、扎花、搞牆報……許多事都等着要做，你倒有時間去打球！

張樹人：班長，我听从你的分配，你叫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為了迎接這偉大的勞動節，個人利益應當服從整體利益，我不去打球就是了。（放下球。）

班 長：其實並不是不讓大家休息一會兒，問題是事情太多了。除了開會和排節目的人以外，剩下的就沒有幾個了，可是明天游行用的花還沒做好，宿舍還沒有清掃和布置，我們班的牆報還沒挂出去，還有今晚我們學校要舉行盛大的晚會，和蘇聯專家、蘇聯老師聯歡，學校把布置會場的工作交給了我

們班……

張樹人：班長，你就給我分配工作吧！

張 光：班長，牆報全搞好了，我把它挂出去。（欲下。）

班 長：這太好了，牆報我去挂，你們倆整理宿舍吧。好好布置布置，要象個過節的樣子。（看了看窗子和張樹人的床）窗子要擦一下，樹人，你的床也得好好整理一下。

張樹人：（向班長）你放心吧，這點小事我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做好。班長，我希望你能够把布置会场的工作交給我，別的事興許干不好，至於布置会场却是我的拿手好戲。（兴奋地）明天是“勞動節”，今天用我們的勞動來美化環境，為全校同學做事，這意義太大了。

班 長：好，你們先整理宿舍，等宿舍收拾好，你（指張樹人）就馬上到禮堂去，領着同學們布置会场。

張樹人：好。（立刻動手整理床鋪，但又想提水。）

班 長：（慎重其事地）樹人，我們知道你在这方面是很擅長的，希望你从全校和全班的这个角度出發，尽量發揮你的天才，相信你会把会场布置好的。

張樹人：班長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，用事实來表明我对苏联專家、苏联老师的愛戴和对集体的關心。

班 長：好，你們干吧。（拿起牆報欲下，又止）哦，差点忘了告訴你們，今天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委員還要來檢查呢！

張樹人：檢查！

班 長：是的，要檢查。上次生活委員小英開會回來說，今天扫除以后，學校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委員要配合各班生活委員進行一次大檢查。那個宿舍整理得好、布置得漂亮，就發給那個宿舍衛生優良紅旗。我們班別的宿舍都提出了保證，一定要插上紅旗，我想……

張樹人：（緊接）班長，我們倆人保證好好干，為了全班的集體榮譽，保證不能落在別個宿舍之後。一定要讓衛生優良紅旗插在我們“三五—”號宿舍門上，（帶表演地）讓它隨風飄揚。

張光：（一面收拾桌上東西，一面說）得了吧，我的詩人，請你少吹點吧，把房頂吹漏了，日晒雨淋的可不好受。還是先干好了再說吧。

班長：對，小張說得對，我們不但要有信心，更重要的是要以行動來兌現它。

張樹人：班長，你難道不相信我張樹人嗎！我在組織親切教育下已經好幾年了，難道我對勞動還沒有認識嗎！班長，如果我們這個宿舍得不到優良紅旗，就請你嚴厲地批評我張樹人好了。（拿水桶。）

班長：樹人，我們相信你，你……

張樹人：那太好了，我這就動手干。（一手拿着桶，一手順便拿起了桌上的信，匆匆下。）

張光：班長，你……怎麼讓他和我一齊來干這樣的事呢……

班長：（奇怪地）為什麼？

張光：他要能好好干才怪呢。他呀，常常是說得比唱的好聽，等實際干起來就現原形了。我們倆合不來，到時候非鬧起來不可。

班長：小張，昨天和你講的話，難道又忘啦。你應該相信他，幫助他，不要看着一點不順眼就鬧，以免影響團結。你們把宿舍整理好以後就到礼堂布置會場去吧。（欲下。）

張光：班長……你……

班長：我還有事呢，你們倆就干吧。（稍停）我看……這樣吧，等檢查前我再抽空來看看。

（班長拿着簍報下。張光拿拖布要擦地，但沒有水。到門前看了看，不見張樹

人。他只好轉回身放下拖布，很快地把張樹人的床鋪和桌子上的東西整理好。這時張樹人提水上。）

張樹人：班長呢？

張光：走了。樹人，你怎麼打一桶水花了這麼長時間呢？（舀水澆花，然後用拖布蘸水擦地。）

張樹人：（松了口氣）今天大家都用水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打水的人那麼些……唉！打水之難，難於上青天。

張光：（忍耐住）……好吧，別說了，你擦窗子吧。

張樹人：抹布呢？

張光：在桌子裡。

張樹人：（拿了抹布，走近窗子看了看）這麼乾淨的窗子還擦什麼，真是找事做。（見張光不理，沒往下說。用嘴吹了吹窗上的灰，隨便擦了擦，然後丟下抹布）我不是嫌累，有這工夫能看多少頁書呀！“一寸光陰，一寸金”，時間對一個大學生來說，就沒法形容它的寶貴。（由床下取出提琴拉了起來。）

張光：樹人，你这是幹什麼？

張樹人：我的工作已基本結束，現在就看你的了。為了提高你的勞動熱情和減輕疲勞，我來給你演奏幾支歌曲。（說完又拉了起來。）

張光：（走近窗子看了看）窗子還沒擦乾淨，你床下的東西也沒整理，門也沒擦，你怎麼就說完事了呢？

張樹人：你怎麼能這樣說話呢！請問，要是這些事全讓我幹完了，那麼你又幹什麼呢？再說，班長留下兩個人的意義何在？

張光：（生氣）好吧，你一個人整理宿舍，我幫助別人去。（說著就要往外走。）

張樹人：（急忙）小張，別走！剛才只是和你說着玩的，你何必這樣

認真呢，不干淨就再擦唄！

（張樹人擱下提琴，拿起抹布擦窗。張光留下，繼續收拾。這時有人敲門。）

小 英：（門外聲）可以進來嗎？

張 光：進來吧。
張樹人：

（小英推門上，手拿一封信藏在身後。）

小 英：哦！你們在收拾宿舍呢。

張樹人：小英，“無事不登三寶殿”，你到這兒來幹什麼？是檢查衛生嗎？

小 英：不，現在还不到檢查的時候，我是來給你們送信的。

（把信拿出來晃了晃。）

張 光：信！誰的？
張樹人：

小 英：你們猜。

張 光：我的？
張樹人：

小 英：（故意地）我也忘了，先讓我看看，你們听着，我給你們念：“本市俄語學院‘三五—’號宿舍，張……張……張同志收。”

張樹人：（着急）張什麼？你快念呀！我們這個宿舍里兩個姓張的，到底是誰的呀？

張 光：小英，從那兒寄來的？

小 英：（念）師範學院，一……

張 光：（搶着說）梅。

張樹人：（急忙）快給我！

（張樹人搶信，小英不給，兩人圍繞着桌子轉。）

張 光：（擋住張樹人）別吵了，小英，把信給他。

小 英：（不給信）小張，一梅是誰呀？

張 光：這还用說，是她唄。

小 英：她是誰呀？

張 光：（不耐煩地）你怎麼……唉，她……她就是她唄。

小 英：哦，我懂了……

張樹人：小英，快把信給我！（欲搶信。）

小 英：不，一點禮貌也沒有，告訴你，你今天要是不請我們吃糖，我就不給你。（故意做出認真的樣子。）

張樹人：（沒辦法，着急地）你要吃糖，你向寫信的人要去。

小 英：看你說的，我又不認識她，怎麼好意思向別人要呢？

張樹人：這有什麼關係，告訴你，她可大方啦，不象你這樣小里小氣，忸忸怩怩的。（津津有味地）我敢保證，只要你肯要，她一定能給你糖吃。

張 光：（向張樹人）听你這麼說，你一定向她要過好幾次了。

張樹人：去你的吧！（向小英）關於這一點可以從我們認識的過程中來說明……哦，你大概還不知道我們是怎樣認識的吧？

小 英：誰管你們的閑事。

張樹人：我們認識已經半年多了，彼此非常了解。如果把我們認識的前後經過寫成一部小說，我相信其情節的曲折動人，一定不亞於“西廂記”。

張 光：（尖酸地）又吹起來了，小心吹炸了。

（張光繼續整理宿舍，張樹人沒有理會張光，仍滔滔不絕地講。）

張樹人：說來也真巧，今年春節時我本來打算在家多住兩天，可是正趕上公私合營，我們家里的人成天到晚都在忙，連個講話的人也找不着。因此我就提前返校……

小 英：你是在說些什麼呀？

張樹人：我說的是故事發生的時間。

小 英：那麼地點呢？

張樹人：地点是在火車上。我們是在火車上認識的。我們一見面就很談得來，真是“青年男子誰个不善鍾情？妙齡女人誰个不善怀春？”这时我就……

張 光：（亂刺她）你就象剛才那樣，跪在火車上向她乞求？

張樹人：（大窘）去你的吧！你……

小 英：小張，別打岔，听他講呀！

張樹人：我們就这样認識了。前天我倆又在百貨公司見面了。

小 英：这以前你們常見面吧？

張樹人：不，大家學習都很緊，見面時候少，寫信時較多。（稍停）上次見面時她正在買暖水瓶，当时我就悄悄地替她付了錢，同时我也買了一個。（指桌上的暖水瓶。）

張 光：她在师范学院念几年級？

張樹人：这……这不……（難住了）唉！我怎麼就忘問了呢。

（張光和小英忍不住笑出聲來。）

小 英：她學什麼？是什麼系的？

張樹人：这……这大概也是學俄文的，大概是俄語系的吧。

小 英：怎麼是大概呢？

張樹人：这……我……

小 英：（搶着說）沒有問？

張樹人：不，是这样的，上次由百貨公司出來分手時，我用俄語向她說了句“達司維達呢亞”（注），这时她也回答了一句“達司維達呢亞”。

小 英：（指信）因此她也是學俄文的？

（張樹人窘，乘小英不備搶去信。）

小 英：（拉住樹人）不行，你說了半天，可是糖呢？

（注）俄語，再見的意思。

張 光：小英，你別和他扯了，我們宿舍還沒有打掃完呢！（提著水桶下。）

小 英：（忽然想起）啊呀！光顧閑聊了，可能現在衛生檢查員在等我呢。我怎麼就忘了呢？真糟糕。（急忙跑下，旋又上）樹人，你們快点干，可能馬上就要開始檢查，別忘了紅旗……（跑下。）

張樹人：（急拆信，自言自語地）盼星星，盼月亮，总算盼到了……（看信，后又念了起來）……幾次來信都收到了。由於功課太緊，沒有赴約，也沒有給你及時回信，請你原諒……

（這時張光提水上，悄悄地走到張樹人身後听着。）

張樹人：（嚴肅念）……我想在四月三十日下午四點半鐘來你們學校找你，同意和你進城看“我們好象見過面”這部影片。請你務必在校等我。李一梅 四月二十九日夜。（張樹人回頭，見張光在偷聽。）

張樹人：（氣勢汹汹地）喂！你難道不知道憲法上規定通信秘密受絕對保護嗎？你怎麼偷看別人的信呢？

張 光：（毫不在意地）偷看！那是你自己要朗誦呀。（說完用抹布擦門。）

張樹人：（看表）我沒工夫和你扯。（隨即翻箱倒櫃，換了一套漂亮西服。然後照鏡子，梳頭。）

張 光：你要幹什麼？好容易才收拾好。你……

張樹人：這有什麼關係，待一會兒我弄好還不行嗎！

張 光：（着急）你……（一面擦門，一面講）樹人，今天要是得不到優良紅旗可沒臉見人哪！你忘了你方才和班長講的話了嗎？

張樹人：（擦皮鞋）用不着忙，絕對悞不了，就憑我張樹人住的房間還不挂紅旗，那可太笑話了。

張 光：（把抹布給張樹人）樹人，你再把窗子擦一擦，把你的東西收

拾收拾。

張樹人：好好，我馬上就收拾。

（張光提水桶下。張樹人仍擦皮鞋，吹着口哨：“紅莓花兒開……”不一會，張光提着空桶跑上。）

張光：怎麼！你還沒收拾好？檢查員來啦！

張樹人：啊！（吃驚，眼鏡幾乎墜地，急忙放下皮鞋，把床上的東西往床下塞。）

張光：（着急）快，快，怎麼搞的！（幫着張樹人收拾。）

（衛生檢查員在敲門。）

張光：（見鞋油、鞋刷等東西還在桌上，忙問）這往那兒放？快。

（小英陪同衛生檢查員上。張樹人急忙把鞋油、刷子等東西放到自己的被里。）

小英：這是我們班最後的一個宿舍，“三五—”號。

檢查員：唔。（用手擋着鼻子）這個房間空氣太不好，這麼大的皮鞋油味。

（檢查員各處檢查了一遍，然後走到張樹人床前，但被張樹人來回走動擋着，不讓看。）

檢查員：對不起，請你過去點。

（張樹人無可奈何地走開。檢查員掀開床單，床下的東西非常零亂，皮箱上堆着髒衣服。）

檢查員：這張床（指張樹人的床）不夠整齊，衣服也沒洗。

張樹人：是，是，我一定重新收拾一下，剛才……沒想到……你們來得太快了。

（檢查員打分。）

張光：（向檢查員）怎麼樣？我們這個房間……

檢查員：你們這個房間一般說來還弄得不壞，地板擦得很乾淨。可是還有缺點，窗子沒擦乾淨，床下的東西太零亂……

小 英：（着急）检查員，这房間有希望得紅旗嗎？

檢查員：希望怕不大吧？

（衛生檢查員下。小英欲下，又止。）

小 英：（生气）你們是怎麼搞的？咱們班大大小小一共六个宿舍，就有五个宿舍挂上了衛生優良紅旗。可是你們呢？（气極了）給我們班丟臉！

張樹人：只要我們真正整齊清潔，又何必一定要挂紅旗呢！

小 英：窗子不擦干淨，髒衣服不洗，床下的东西不收拾，这还能算整齊清潔嗎？

張樹人：（滿不在乎地）我重新整理，（在床上坐下）用不着你費这麼大的嗓子。

小 英：（气得快哭了）你們……你……我找班長去，我当不了这个生活委員，給全班丟臉。（跑下。）

張樹人：（扫兴地）这些人也真不長眼睛，就連这麼漂亮的宿舍还要挑剔。

張 光：都怪你，有你在什麼事也干不成！

張樹人：（站起来）哎，張光，話可不能这样說呀！檢查員不給紅旗我有什麼办法！再說，我不是不賣力呀，可他非要在雞蛋里挑骨头嘛！

張 光：（發作）你說句良心話，你究竟干了些什麼！你为了个人的事，什麼都忘了。你嘴上只会說，全是为了集体呀，为了集体榮譽呀，可是事实上損坏集体榮譽的正是你。

張樹人：（老羞成怒）你有什麼了不起的，你就敢乱批評人！

張 光：我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我是班上的一个成員，我就有权力批評那些挂羊头賣狗肉，拿着集体做幌子，而实际上損坏集体的人！

張樹人：（諷刺地）你先打盆水照照你那副小样再說別人好了。

張 光：告訴你，誰要是損壞了集体的榮譽，誰就是集体的罪人！

張樹人：你是不是因為得不上一塊破紅布，就變成一條瘋狗亂咬人？

張 光：（正色）張樹人，我真想不到你會這樣，別人批評你，你不但不接受，反而出口不遜！

張樹人：（怒氣沖沖地）用不着你小子來教訓我！

張 光：（亦怒）你敢罵人！

張樹人：我罵了你，你又能把我怎麼樣？

張 光：（氣極）你……你……

（班長上。）

班 長：（惊奇地）你們這是怎麼回事？

（張光生氣坐在床上，張樹人也不好意思地走到一邊去。）

班 長：檢查過了嗎？

張 光：嗯。

張樹人：

班 長：（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）樹人，你快到禮堂去吧，同學們在等着你布置會場呢！

張樹人：叫我去？

班 長：（意外地）你剛才還說得好好的，怎麼馬上就……（忍住，沒再往下說。）

張樹人：我……（看表，打主意。）

班 長：有困難嗎？

張樹人：……（忽然有所思及）沒有，沒有，只要是班上的事我什麼都願意干。（欲下。）

班 長：（叫住樹人）樹人，（慎重其事地）班上把這件事交給你，是全班同學信任你，事情雖小，但是却與全班有關，你一定……

張樹人：（不耐煩）這點我全知道。

班 長：有困難多和小英商量。

張樹人：嗯。（下。）

班 長：小張，剛才是怎麼回事？

張 光：（憤憤地）怎麼回事？這種人，當着你的面說得天花亂墜，可是你一走，他什麼也不干。後來他的女朋友來了一封信，說今天要來找他，這一下可不得了啦，又是翻箱倒櫃，又是梳頭擦鞋，把屋子弄得烏煙瘴氣的。後來……檢查員……來了……

班 長：不合格，沒得上紅旗是嗎？

張 光：（默認，然後又繼續說）我批評他幾句，他不但不接受，反而出口傷人。

班 長：是的，對不愛護集體榮譽的人，對自私自利的人應當給予嚴厲的批評，這點，你做得很對。不過，小張，你今天這種方式可不太好，這樣吵起來只會影響團結。

張 光：（不解地）班長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（站起來。）

班 長：（耐心地）不，小張，你應該懂，因為你是個青年團員，你有責任幫助他認識缺點，誘導他愛護組織，愛護集體。

張 光：算了吧，象他這樣自吹自擂、損人利己的人，我見了就噁心。班長，你把我調到別的宿舍住去，我不願意再和他住一個宿舍了。

班 長：小張，你不應該這樣。現實生活中存在着這種人，我們就必須和他打交道，必須去影響他，改變他。其實，樹人也不是不可救藥的人，只要我們能積極幫助他，他一旦認識了錯誤，就會好起來的。

張 光：（不耐煩地）今天我批評他，何嘗不是為了他好呢？（走到桌旁。）